



繪圖官講集要

宣統元年仲春新刻

德州城東王官莊存板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145
15



宣統元年仲春新刻

繪圖官講集要

德州城東王官莊存板

繪圖官講集要

宣講集要卷下七

目錄

誠孝格天

逆子遭譴

冥案實錄

淫惡巧報

欺貧賄眼

宣講解冤

施公奇案

溺女現報

司命顯化

冤孽現報

宣講集要卷下七

誠孝感天

一條敦孝弟以重人倫，為人子者，無論富貴貧賤，都要講孝講弟，方不負誼誥誥誠之意。况孝為百行之原，報應最速，即如郭巨埋兒，貧者轉富，董永賣身，賤者轉貴，諸公不信，今試以家貧盡孝，感動天地，不惟斯時罕見，且千古罕聞者，特為詳明。湖北省施南府咸豐縣小地名大路壩，於咸豐七年出一孝案，甚是驚奇。此人名叫劉光貴，父親早亡，母親曾氏在堂，八十二歲，目瞽多年，家貧傭工，事母極孝，數十年毫無怠志，其間苦楚難以盡言，他母不禁傷心道：

哭一聲老天爺這等苦命
緣爲何兒的父早把命盡
那時節孤單單有誰憐憫
凡出入不方便一言難盡
若不是兒行孝那有救應
我的兒你本來十分孝敬
每日裡去傭工辛苦受盡
尋人家不多遠預先派定
到如今數十年不改心性
但願得爲娘的早些喪命

思在前想在後珠淚直傾
丟下了母子們好不傷情
又加上爲娘的雙目失明
真真的無奈何寸步難行
爲娘的焉能够活到如今
都只爲家貧寒格外勞形
凡服勞與奉養善爲調停
歇息時就歸家與我經營
可算得純孝子萬古留名
也免得我的兒萬苦千辛

光貴聽得母言
遂跪地痛哭道

尊母親莫帶憂請放心胸

劉光貴聞此言即忙跪稟
自古道人窮富是非命定

天不生絕人路自有神明

爲兒的雖愚蠢頗知孝敬

想千方並百計奉養母親

切莫說兒受苦分所當盡

縱殺身也難報養育恩情

我的兒從今後須養心性

自有個天保佑福壽康寧

母子嗟嘆不必細表且說五月
初八日光貴告知母親要往山

中鋤草甚
是出奇

劉光貴辭別母一路前進

種種的把母親常望心中

想我母兩目盲這等光景

家貧寒又不能時刻奉承

身雖動步難移艱難受盡

怎叫我不望念難乎爲情

但願得老天爺大施憐憫

佑我母無災難樂享清平

到田中將鋤草恍惚不定

猛然間山崩裂要歸幽冥

駭忙了全不想獨自逃命

跑回家將母親背出門庭

將出門真奇怪昏迷不醒

只聽得風聲響如像騰空

霎時間掉頭看房屋隨定

纔知道蒙菩薩大顯威靈

將屋宇移只在黃温兩姓

却原來移去了二里有零

那園林與樹木依然舊景

將山田化平坦大改情形

母子們無損傷實屬萬幸

忙焚香謝天地拜叩神明

光貴正在焚香伊姪劉主連慌慌張張來至他家說道

尊婆婆與叔叔聽我細稟

時纔間駭得我冷汗直傾

剛上樹去摘果幾乎廢命

山崩裂地搖動戰戰兢兢

在樹上昏迷了如同夢境

將屋宇移去了大吃一驚

今日裏這奇事難以參定

緣為何無損傷神聖顯靈

老天爺見婆婆可憐可憫

又念我賢叔叔一點孝誠

因此二遇凶險化為吉慶

連姪兒也沾光不把命傾

正議論來了那左右鄰近

無一個不議論胆戰心驚

都說道這奇事定要上稟

看官員怎發落趁早施行

於是紳耆等公同稟官成豐縣張太爺愛民如子隨即下鄉驗明連聲道好

張大爺驗明了心中大喜

這纔是行孝道感裕神祇

萬不料我境內有此美舉

一定要詳上司旌表在急

張太爺回衙乃將光貴平素苦孝以致山崩地裂毫無損傷若

續國朝詩集卷之十一
無純孝格天焉有神明護佑更有奇山田化為平坦黃土化為
良田不但為目前之喜報且可為永遠之確憑允宜旌表以彰
孝行特此申明府憲施南府陳大老爺為官清正一見此稟甚
是歡喜

陳公爺見此稟實在欣羨

劉光貴可算得純孝格天

我定要振詳文申明道憲

給牌匾立碑記教愚化賢

府憲乃將咸豐縣劉光貴至誠感神積於平日顯於倉猝應驗
如此其速造物如此其巧實為千古之美談非常之奇事若在
其湮沒不惟無以表古人之庸行抑且無以體覺世之天心特
此仰求道憲或賜牌匾或立碑記以為天下後世勸那宜施道

莊大人為官清廉樂善不倦見此詳文當堂批評劉光貴秉性
純孝感格神佑此誠我熙朝之盛事鄉黨之芳型允宜旌表以
彰德行仰施南府給匾勒石載在誌書當給回文發到施南府
陳大老爺看明傳彼地紳耆保甲鄉鄰等當堂分示

陳公爺坐大堂著實開導

眾百姓聽我勸莫忘鞠勞

聖諭上第一條重在盡孝

爾軍民要講習切莫輕拋

早晚間要侍奉及時盡道

莫學那忤逆輩沒有下稍

要知道養育恩殺身難報

凡服勞與奉養竭力為高

又況且行孝人神光普照

自有個天保佑福祿頻邀

試看這劉光貴何等不好

無非是行大孝感格神曹

山崩裂地搖動真真奇巧

從沒見移房產二里之遙

將山田化平地無窮靈妙

那黃土成良田何等道途

似這等有感應古今稀少

可算得純孝子不差分毫

奉上司給牌匾特為旌表

載誌書立碑記萬古名標

忙吩咐眾人役前面引道

送牌匾到劉家去走一遭

眾人役忙遵奉甚是熱鬧

這纔是行孝道莫大功勞

一路上多威嚴旌旂遮道

到劉家許多人前來觀瞧

牌匾送至劉家四方來觀者不計其數只見當中兩塊牌匾大

書至誠感神誠孝格天八字眾皆悅服然後眾官員賞銀一千

兩以作養母娶親之資時光貴五十有餘娶一僕婦不覺有孕

一胎雙生眉清目秀他日顯貴何待言哉從此案看來劉光貴
貧賤愚夫偏此孝心應驗如此 天之所以厚待孝子也彼夫
富貴文人可不以此為鑒哉

逆子遭譴

昔古聖王之治天下也莫不以孝為重蓋孝乃人之根本定要
講習捨却一個孝字上天斷不寬宥今試以不孝而得慘報者
言之長溪地方有一農民馮思仁娶妻王氏生一子乳名金保
因家貧難養過繼陳家一子二壻更名陳元及至完配後陳老
夫婦相繼而亡陳元以漁為業並不念及生身父母一日王氏
想起母子之情定要往觀一路傷心道

馮王氏出門來自嗟自歎
想起了我的兒好不慘然
娘懷胎十個月脚癱手軟
家貧寒無衣食許多艱難
生產時只吓得心驚胆戰
兒逃生娘逃死性命攸關
幸喜得蒙菩薩有靈有感
兒落地無損傷母子俱安
爲娘的受過了許多磨難
晝夜間苦慙勤移濕就乾
實指望撫成人心足意滿
與馮門結一個後代兒男
萬不料母子們兩下分散
都只爲家貧寒纔有這般
爲娘的想嬌兒肝腸痛斷
無一日不望念眼睛望穿
不能够見見面反覆輾轉
我一定要到他家去走一番
王氏來至陳家甚是欣然以爲母子相會歡歡喜喜誰知陳元

忿忿不平說道老賤婆好不達時務五黃六月走甚麼人家的
王母道爲娘的望欠於你不得不來陳元道我有飯曉得喫有
衣曉得穿要你望欠何來王母一聽傷心痛哭道

馮王氏聞此言疾流滿面
手搥胸脚蹬地口叫蒼天
緣爲何小奴才這等短見
全不想養育恩忘却老年
自從你到陳家時常望念
可憐我爲娘的吊胆心懸
我今日到你家天從人愿
爲甚麼不歡喜反出惡言
是外人都不可如此輕賤
何況你生身母來到此間
說到此咽喉哽何須瞞怨
似這等忤逆子高附於天
王母說罷定要歸家他媳
尊夫君聽我勸不可執拗
婦再三留住乃勸夫主道

莫把這年老人視若弁髦

自古道養育恩殺身難報

切莫說未撫養不報鞠勞

你總要去捕魚及時盡孝

待為妻去烹煮侍奉年高

陳元被妻勸解一番次日勉強去外捕魚甚多恐防母食藏在

別處誑言風大無魚伊妻信以為真別作調停

款待婆婆而去陳元見母回去遂責其妻曰

那陳元見母去重重大怒

罵蠢婦不明理實在糊塗

我也知要盡孝何勞你訴

母子們兩丟開從何報服

我雖說是他生已經出戶

他姓馮我姓陳來無去無

緣為何你將他苦苦留住

只激得為夫的真真不服

想今朝你叫我去把魚捕

所得的皆大魚假意說無

將魚簍藏只在僻靜之處

候賤婆回去了方纔取出

說罷忙去取魚他妻隨後跟定只見那魚甚是奇怪變成太蛇將陳元咽喉一口咬得鮮血淋淋他妻駭得魂不附體即忙請人抬回人事不醒剛到半夜聽得哎喲一聲天殺我也

悲切切尊賢妻聽我細表

這是我自作孽實在難逃

時纔間被蛇咬陰司去了

閻君爺大罵我罪犯天條

他說道遭慘死都還是小

一定要墮地獄難把生超

特命我還陽轉令人知道

說明了就將我押去陰曹

勸世人種種的定要盡孝

切莫學我陳元自投戈矛

平白的忘根本迷昧心竅

侮慢了生身母罪實難饒

那有魚變成蛇古今稀少

無非是遭譴責果報昭昭

說罷時毒攻心連聲喊叫

禍到頭悔後遲難以開膠

陳元大叫數聲頭斷而亡從此案看來為人子者無論改名換姓都要盡孝不可忤逆當以此為鑒可也

冥案實錄

聖諭講法律以儆愚頑者何也蓋鄉愚多有不知法律任性妄為所以不得不講也然陽律雖嚴或者可以苟免而陰律莫測實在不能漏網故世人往往以地獄之說疑為忘談諸公不信今試以有鑿有據者言之湖北省荊州府江陵縣西關外楊渙橋地方有一王正宏忠厚人也娶妻曾氏頗有賢名夫婦種田營生素行好善所生三女一子時咸豐八年九月初一日這正宏緊鄰李希仲家設壇講約正宏往觀不信謗言無神遂歸家睡了

但世上不信神教者甚多未必盡遭譴責抑豈盡無譴責獨

正宏謗神之後恰逢其遇情有可疑未過數日他兩個小女

一個四歲一個兩歲忽然染病前後三日而死曾氏痛哭道

叫一聲我的兒呼喚不應為娘的好一似亂箭穿心

因何故你兩個一齊廢命想起來不由我悲痛傷情

為娘的雖女流秉性愚蠢我也曾謹齋戒奉禮神明

老天爺陡然間短我兒命到底是那件事觸怒神靈

莫不是鄰人家開化頑梗我夫君他不信約壇神明

莫不是那菩薩威靈顯應遭譴責把我兒拿入幽冥

尊一聲老天爺聽奴細稟我夫君他本是忠厚老成

平素間他也會朝山拜頂 小陰功小施捨不惜錢文

這約壇本是他從來未見 望菩薩不降罪赦過頑梗

會氏哭畢道夫君想你前日不信講約今兩個女兒一齊廢命或是譴責亦未可知聽妻相勸今後不可狐疑難道壇中這些文人學士俱不及你見識麼會氏勸了一會正宏仍然不信但說正宏夜間偶得一夢夢見在他方遠歸見他叔父王國元妻會氏及一雙兒女並緊鄰李希仲同到一河邊有橋一道老老少少都過了橋上了岸獨正宏一人未過橋忽然斷了正宏喊叫老爺我還可以過來否那李希仲在隔岸答道向朱家老爺門口一灣就可過來言畢忽醒次日因夢疑慮正在愁悶忽來李希仲之姪李子昌此人本係宣講乃與正宏係至戚因向宏破解道一番

這也是你有緣感格神明 若不信我與你將夢圓定
一椿椿一件件細說你聽 你叔父他為人本係純正

我老叔他本是素有善行 會氏嫂他為人幽間貞靜

心又平氣又和言語溫恭 你為人非同那奸邪不正

為甚麼人過橋你獨難行 皆因是你心中狐疑不定

你說這約壇內沒有神靈 殊不知諸神聖開花頑梗

降乩語講忠信剴切詳明 若不信你入壇細細察審

看神聖教化人何等慇懃 况橋斷試問你如何前進

講約壇是寶筏切莫看輕 明明的是菩薩將你提醒

單叫你往朱家門首前行 細思想約宣講本是朱姓

一定要入約壇趁早調停 這中間你不必狐疑不定

若能够聽我言方顯夢靈 正宏聽道半信半疑道我且遵命那李子昌纔將正宏引入壇

中親見盤中桃管揮沙飛楊無論遠近人等善惡功過寫
得的的確確降筆垂訓盡是緊要之言方纔悅服回到家
中遂與妻
子說道

我這裏未開言十分敬信
沙盤內這神聖真真顯應

叫一聲我賢妻細聽詳情
八個字真說得甚是嚴緊

教訓人本詳細應該奉行
戒嫖賭與嚼搖莫走邪徑

講三綱合五常件件分明
是這等我從前糊塗得狠

總要人循天理莫昧寸衷
從今後再莫說沒有神靈

會氏女聽此言滿面發笑
尊夫君奴有言細聽根苗

我細想約壇事實實在可好
待明春接先生也講幾條

你不必說無錢家中窄小
不過是減日用苦過終朝

果能够勸得人把孽造
也不枉你合我開化一遭

正宏聞言甚是歡喜言道情願講的毫無吝惜只是你我
夫婦從此須要恭敬神明纔是他二人朝夕焚香謹遵神
教不提及至冬月二十九日夫妻夜晚紡織會氏想起兩
個女兒痛哭不止正宏坐在機上也覺傷心因出外將進
跌倒階下恍惚進房睡在床上似醒非醒似眠非眠會氏
喊叫不應只駭得會氏魂不附體欲喚鄰人更深不便只
得坐守床前悲傷不已原來這正宏竟至陰司遊
過數殿及至五更方纔醒轉一聲呢呀駭殺我也

戰兢兢叫賢妻險些廢命
這一陣駭得我冷汗直傾

時纔問到陰司遊過數殿
一樁樁一件件記得分明

我爹爹名王政有些德行
在陰曹當差役引我前行

初行時那路上還不要緊
漸漸走猛抬頭吃了一驚

見一座大圍城十分嚴緊
那城中多熱鬧無限人丁

見一條黑水河波浪滾滾
直到那奈何橋極高極險
那橋頭有鬼卒兇惡得很
他那裏見了我將父舉定
他說道我孫兒陽壽未盡
在陽世他不信約壇神聖
說罷時又引我一路前進
橋脚下人無數慘不忍見
那些人齊喊叫疼痛難忍
答應道這些人一言難盡

我那時一見了實在傷情
橋又窄木又朽實在難行
手執著那鋼叉鐵面無情
幸虧了我祖父前來講情
你不必驚駭他亂為胡行
冥王爺傳旨下要他看明
見銅蛇合鐵狗胆戰心驚
鐵蛇咬鐵狗吞鮮血流紅
問一聲犯何罪受此慘刑
在陽世用計謀擾害忠誠

估人產騙人錢不顧性命
一路說一路走同把橋進
猛然間又聽得哭聲大震
又問道這等人因為那件
在陽間當訟棍嘴能舌辯
筆尖兒害死了無數人命
正行走見鬼卒凶惡得很
雖一人撩起跑橫眉豎眼
猛抬頭見衙門仔細觀定
朝內望見王爺坐在上面

因此上拿他來按律施行
忽一陣陰風起冷冷清清
又只見那一旁剖腹剜心
答應說這件事你不知情
傾人家敗人產喪盡良心
因此上拿他來受此慘刑
手執著鐵鋤兒慌忙前行
他定要丟火坑毫不留情
上寫著閻羅殿三字分明
下跪的盡都是不象人形

蓬其頭赤其脚頂帶鎖鍊
看罷時我二人又往前進
走只在大院內方纔歇定
將那人丟火坑霎時不見
我當時忙上前一眼觀定
便問道這些人罪犯何等
應聲說你不知其中情景
不信善不信神不信報應
爲銀錢逼壞了許多人命
招命案仗有錢上下用盡

我一見不覺得暗暗傷情
那鬼卒錐的人剛剛來臨
那院內有火坑甚是駭人
惡烟發大炮起化爲灰塵
尸堆山骨成嶺腥氣難聞
拿他來在陰司受這苦刑
這些人在陽世沒有良心
欺良善逞凶橫狗黨狐羣
那管得造冤孽惟利是尋
買活了不填命有冤難伸

因此上陰司裏火坑罪定
一邊說他叫我又往前進
要把我父下去害我性命
這是我親生兒陽壽未盡
在陽世他爲人也還清正
只因他不信那約壇神聖
說孫兒他明春開化已定
那鬼卒聞此言讓我前進
走不遠見一座衙門嚴禁

化成灰永不許再轉人形
見鬼卒手執著銅叉甚凶
祖父說衆鬼卒不可胡行
你不知其中情說與你聽
敬天地禮神明大王知情
大王爺傳下旨拿他觀刑
講聖諭化愚頑身體力行
見些人披的枷又帶鎖行
那鬼卒把凶犯帶進衙庭

王宏說道賢妻爲夫行到此間
有一不明不白之事你且聽道

猛抬頭見兩人當面站定

看年紀纔不過三十有零
他本年在我家收過錢銅
他收錢我還錢本是真情
因問他收我錢有何為憑
却原來是兩箇稀奇姓名
有本年尤道中俱已收清
陳道遠柴忠志本年交情
我心中不知情便問根恒
陳道遠本是你前世之名
前世裏柴忠志轉了女形

我祖父指兩人說與我聽
那兩人他也就隨口答應
我那時還不知他們名姓
那兩人將賬目揭開我看
陳道遠柴忠志欠錢七串
又寫的史進思收錢五串
並無我王正宏三字名姓
他說道王正宏你莫不信
你的妻今生裏本是會姓
你兩人前生裏貿易為本

山西省折貨店甚是有名
原說道就來店取貨回程
他今年纔收清離我家庭
還說道我二人另借錢銅
一百串有數日本是真情
我細想未曾借此項錢銅
若不然我夫婦何以有緣
他二人往西方又收賬名
我原來貿易人賬結前生
這件事問祖父方知前情

他二人共寄錢二十串正
不料他錢寄店杳無音信
我交錢他收錢絲毫不紊
將賬簿揭開我一一觀定
前十年賬已還簿已銷盡
又說道這項錢他們知影
事已濟賬已還俱未深論
那二人他去了我心思忖
然為何今生裏這樣窮困
回言說我夫妻根基甚穩

但前生開大店廣發興隆 衣也豐食也美奢華太甚

因此上聞君翁纔貶我窮 發之在貧寒家苦扒苦掙

等你我受艱難磨滅性情 會氏聽得此言說道呢呀夫君為妻明白了聽我告稟

尊夫君莫疑猜別無議論 待為妻說與你自然分明

那兩人他本年把錢收盡 就是我兩個女的的確情

想我的兩個女一齊染病 陡然間三日內同赴幽冥

明明的他二人將錢收定 看起來錢緣事不差毫分

他又說另借人錢有百串 這中間一段情奴又詳明

想先年你妻子已配姚姓 婚配後有四年轉嫁夫公

你娶我財禮錢八十餘串 論盤費總共算白串無零

我無錢以此身把賬還定 你有錢把賬還不墮來生

你與我今世好前世修定 自古道無恩愛夫妻難成

正宏聽得此言醒悟道我妻所言實在不錯會氏又問道夫君但不知還見些甚麼正宏說還有些奇怪景致聽我

來道 叫賢妻聽為夫一一細表

有隣舍李韓姐受苦陰曹 我見他帶枷鎖實在不好

身穿著破爛衣珠淚雙拋 橫身上血淋淋形容枯槁

跟隨鬼甚凶惡手執鋼刀 一路走一路哭追悔不了

像與我不相識未把言交 我見他好傷情也覺泪弔

因此上問我祖纔知根苗 祖父言李韓姐在生不積口德不敬尊長性情驕傲又好談人

是非故在陰曹受此慘刑亦不為虧會氏聞言歎道 想人生在世一切莫驕傲

積口德敬尊長本分為高

切不可說是非胡行亂鬧

身死後難逃脫地獄苦牢

想韓姐在世自稱已能誰知陰曹受苦不了這也不必歎他請

問夫君還見些甚麼正宏說賢妻你且聽道

往前走見鍋竈兩邊撮起

蒸的人煮的人真個慘悽

火一發惡烟起一陣腥氣

問祖父因何事罪犯陰律

回言說他在生殺牛取利

喜殺生好害命無有止息

因此上拿他來罪有定例

不忍見我郎便又把脚移

猛抬頭有一人忽然相遇

他名叫李正錦受苦難提

那鬼卒將他手繫緊鎖起

他跟著後面走哭哭啼啼

我本要喊叫他我祖不許

說他是有事人不惹嫌疑

剛行走見一座衙門美麗

將正錦鎖入內眼淚滴滴

我見他進衙門恹惶無比

也隨他進門內看個端的

會氏聞言道錦大哥但不知他身犯何罪正宏說賢妻那裏知道我祖道他衣食兩項喜愛精巧暴殄天物淫恣過度故鎖進衙門還要受許多慘刑會氏聞言又歎道

歎人生在世上節儉為妙

喜饕饕愛奢華罪實難饒

淫惡事不可犯最關緊要

倘犯了到陰司難受煎熬

不表會氏歎息却說正宏正行之間見一衙門甚是高大雕棟畫柱牌匾甚多列位不知原來是欄林館如今神道設教天上欄林府陰司欄林館但凡人入壇之人欄林館內俱有名目以金匾紅匾白匾定人功果功德圓滿者金字牌匾功大者紅匾功小者白匾正宏始而不信約壇繼而雖信約壇猶恐立心不堅再者世人多有不知欄林館內功果所以謗是謗非故將正宏引至此處一觀一看堅其正宏之心二者合其還陽俾與世人使知宣講之約功勞不小正宏雖到此處猶然不知後問及此方纔明白及至還陽深信約壇不敢狐疑與妻宣言道入壇之人真是有

緣賢妻聽我細
細表一番道

猛抬頭見一道高大甬壁
內有塊白匾兒光明第一
我言道無功德那有名題
你夫婦還消正消除黑籍
下寫著妻會氏三字不虛
你名下寫賢字不差一筆
這是我親眼見不差毫釐

會氏聞言
驚喜道

見雕樑並畫棟十分美麗
那壁上掛的匾極多無比
祖父說那匾上有我名字
祖父說你不必心中猶豫
我一看果是我名目字跡
我名上寫善字尚未全備
匾旁邊寫得有過惡兩字
是菩薩提醒人遵奉王章
存好心行善妻時刻不忘

你上前又見些甚麼奇樣

正宏
言道

將牌匾一一的四下觀瞧
見上面寫金字匾掛甚高
名字上寫善字不差絲毫
有一人在臺上無端勤勞
儘他力將善字一磨一搖
他說道與希仲仇恨未消
霎時間歸家去命赴陰曹
因此上這冤孽報在今朝

請夫君說與我大家參詳
叫一聲我的妻仔細聽道

我祖父用手指紅匾一道
上寫著李希仲三字名號
又有個土臺兒極高非小
手執著一塊石真真蹊蹺
我問他因何事把字來蹺
將他的後腦壳殺傷一鏹
不料的李希仲相繼亡了
我那時將他傷用目觀照

果然有傷痕在不差分毫

他又說今生裏要把冤報

因希仲在行善難把恨消

特把他這善字一心磨了

那時節仇執仇方纔恕饒

我當時便勸他不必磨吊

怕的是冤孽報終無了消

他說道他不磨事不能了

除非是行大善蓋世功勞

那時節大王爺旨諭來到

解釋我殺傷仇我纔肯饒

一面說一面磨吵吵鬧鬧

這件事又叫我難以猜著

曾氏道夫君這件事為妻又明白了想仲老爺本年自六月起

脚以至於今無故耳內轟响不止坐卧不安像有人在耳

內嘈囊驚懼非常就是那人磨他善事之故夫君看起來

欠債還錢殺人償命因果報應絲毫不爽但夫君上前還見些甚麼

正宏道

叫賢妻你聽我一一細表

上行走見一道格門不高

進了門見刀山驚駭不小

那鮮血流成河胆戰心搖

象鬼卒將凶犯鎖起就跑

一個個不肯走痛哭嚎啕

行到此拋上山鮮血一吼

刀插胸劍刺腹不忍觀瞧

我祖父又與我逐一開導

這等人在陽世罪犯天條

第一的忘根本忤逆不孝

處弟兄常吵鬧不念同胞

貪奸淫敗風俗人倫顛倒

欺宗族侮鄉黨無端逞刁

因此上拏他來受此慘報

發來世變牛馬帶角披毛

到此地不由我越發胆小

叫祖父快送我早離陰曹

我祖父又將我一一訓教

叫我把地府事謹記心稍

更要將匾上字緊緊記到

回陽來傳世人莫犯律條

一路行與祖父有說有笑

當面裏又來了一位英豪

身穿著袍套衣紅纓大帽

與祖父多親厚如同故交

他問道我是誰何行路道

祖父說引孫兒遊過陰曹

因胆小我送他歸來便了

待轉來再與你有事相邀

曾氏聽得此言說道那人穿的時下衣帽却與壇內穿戴相同想必是菩薩怕你還陽忘却壇事故化一人穿戴點醒於你是與不是正宏回言賢妻高才曾氏又問道還陽與爹爹怎樣分手呢正宏說賢妻聽道

我爹爹他送我轉回陽世

忽一陣陰風起杳無蹤跡

耳傍內又聽得犬吠不已

聞雞聲四處裏亂叫亂啼

醒過來陰曹事纔與你敘

你看我橫身上無端戰慄

這一陣駭得我魂不附體

這一陣走得我四肢無力

這是我枉為人不知大義

無故的闢約壇侮慢神祇

世上人切莫說無有地獄

這是我親眼見真實不虛

勸諸公歸正道莫悖天理

過往神察得嚴確而又察

天降下有十萬飛天神祇

奏人間善惡事毫無隱匿

勸世人總總要回心轉意

存好心行好事切莫執迷

第一要報親恩講孝講弟

切不可忘却了父母養育

守王法遵聖諭循規蹈矩

敬天地禮神明總要講習

若能够都體貼朝夕緊記

纔免得三途苦陰曹地獄

列位從此案看來總要不闢約壇自古道大無神明寸步難行試看王生遊冥一案豈不昭然至於天堂地獄之說莫言無憑歷觀往古所載玉應鈔因果錄無不詳明且各廟塑像人人共見以此合參毫無虛言奉勸諸公須要禮

奉神明信因果如今報應最急切勿臨時悞悵
果能信受奉行自然不墮地獄而登天堂矣

淫惡巧報

聖諭訓子弟以禁非為而所重者尤在淫惡即如咸豐己未年出一
奇案甚是駭然幸蒙菩薩顯靈指示明白果報昭彰特為敬
錄以明福善禍淫之報湖北省荊州府江陵縣西關外萬城千
街有一黃自品為人慷慨娶妻王氏頗有才能所生一子乳名
海獺夫婦愛如珍寶失於教訓所以執拗及至稍長送入學堂
取名黃復順誰知不受約束未及數年竟至逃走其父找回方
纔醒悟此子若不教訓將來何以成人因大怒道

罵一聲小奴才實在可惱

只微得為父的珠淚雙拋

想為父做生意本錢窄小	又操心又勞力受盡煎熬
你的母在家中多方理料	勤紡績不怠慢苦過終朝
想當初生下你苦處難表	飢喂乳濕就乾無端勤勞
又犯了夜嚎闔晝夜吵鬧	左慙懃右扶持何等心焦
三歲上痘麻關驚駭不小	急忙忙許香願祝告神曹
蒙菩薩有感應神光普照	纔保佑小奴才性命一條
實只望撫成人終身有靠	誰不愛子孫賢四海名標
又誰知不爭氣性情驕傲	不聽說不聽教胆大天包
無奈何請先生將你訓教	只望你成好人改換皮毛
誰知你在學堂全無心竅	又逃學又懶身枉把心操

到於今只落得這等荒渺

背爲父傷天理黑夜潛逃

看起來都是我太看嬌了

無怪爾小奴才這等滴澆

養不教父之過惹人恥笑

因此上規戒你緊記心稍

從今後不讀書定要改調

學生意做買賣勤儉爲高

頭一要正人品莫把孽造

莫學那浪蕩子嫖賭嚼搖

倘若是再如此胡行亂鬧

那是節爲父的一定不饒

那復順被父規戒一番心悅誠服謹遵父命以販布爲業到也
心專朝夕盡孝也會耐煩以至夫婦完配家務順暢這都不表
却說甲寅年復順忽然變性於十月中旬酒後又無德犯了淫
惡從此漸漸不順在漢口買有花布共價千餘串整往重慶發

賣時何伯春亦買有花布往川與黃老商議道爾子生意太多
且又荒唐不可遠行爾可請一得力之人與我同往你看可與
不可時有本行楊文富正在無聊因說道黃老伯何不請我前
去黃老知他好嫖好賭又吃洋烟斷不肯請黃母在旁言道此
人雖有毛病頗有才幹況正在無聊一者與我帮忙二者提拔
與他於是黃老遂請叮啞囑咐此去總要穩當不可荒唐乃將
貨物交與二人上川未及數月信聞何老失足落水黃老不能
脫糊楊文富在川大嫖大賭將一項銀錢盡行脫了次年復順
上川去找方纔明白歸家與父母言明黃老甚是傷心黃母追
悔不了難捨這一項銀錢憂鬱成疾復順日夜慙慙不離左右

求神服藥毫無靈驗黃母自料必死乃呼子於榻前含淚囑咐一番

未開言咽喉梗珠淚下吊
爲娘的這病症料想難好
有幾句斷腸話你要記倒
想我家甚貧寒生意爲靠
都只爲我的兒不行正道
自從你犯了淫就有顯報
甲寅年上四川失候不小
請兩人交待他發賣去了

叫一聲我的兒痛心嬌嬌
母子們要分離就在今朝
一椿椿一件件細聽根苗
上四川下漢口焉敢辭勞
又好酒又貪杯嫖賭嚼搖
做生意不遂順難免破耗
將銀錢販花布數十餘包
又誰知是禍胎難以脫逃

不幾月就有那書信來到
他妻子聞此言來家吵鬧
那時節無奈何怎麼得了
到次年纔命你上川去找
在重慶烟花巷貪淫不了
我的兒你也會好言開道
那時節你回家一言稟告
爲娘的聽此情心中焦燥
想爲娘與你父未把孽造
一定是我的兒淫惡之報

何伯春落水中命赴陰曹
要交還他丈夫斷不肯饒
願養生與送死方把禍消
又誰知楊文富無義兒曹
將銀錢與貨物一槩盡拋
總總的他不肯轉回故郊
你的父聞此言魂散魄消
這是我無眼力自把禍招
既耗財又惹氣所爲那條
方遇着楊文富前來相交

他貪淫你好色報應最巧
無非是冤孽債不差分毫
何伯春雖死了有話難表
總總的淫惡報實在難逃
從今後我的兒改悔為妙
存好心行好事報答神曹
切莫賭切莫嫖最為緊要
莫帶連你的父惡氣心焦
早晚間要侍奉時刻盡孝
也不枉為娘的教訓一遭
復順被母親囑咐一番不覺淚如雨下說母親之言無有不聽
只是母親還要保重倘有不測孩兒不孝之罪如何得了於是
朝夕侍奉祝告神靈願以身代母不料於二月初四日復順出
外惟有孫女在旁他母言道孫女快將你爺爺尋回我有話說
他母將孫女哄出自盡而死黃老進內大驚復順見母親坐在

道上、床上頃將青幅急忙解下氣已絕了黃老見此光景慟哭不止

見賢妻死得苦心驚胆戰
好一似刀割腹劍刺心肝
我的妻你本是有能有幹
能支派能料理賽過兒男
為家務受過了許多磨難
並未會那一日樂享安然
實只望夫婦們同行同伴
萬不料尋自盡這等傷殘
哭一聲我的妻恩情已斷
霎時間如隔了萬重關山
復順心如刀絞含淚勸道父親不必悲慟母親已死不能
復生還要速備衣棺於是復順喪盡其禮一毫不苟收殮
已畢伏
棺大哭
不由得為兒的慟哭傷情
我母親在生時實在可憫

都只爲家貧寒晝夜經營
 養育恩深似海一言難盡
 縱殺身也難報鞠勞恩情
 爲家務不順暢得下疾病
 都是我不盡孝連累親躬
 實只望病體好畧把心盡
 又不料藥不效求神不靈
 昨日裏還把我諄諄教訓
 定要我學正道切莫淫行
 到今日尋短見死於非命
 看起來不孝罪應遭雷霆
 我總要不違拘謹遵母命
 從命後再不敢亂爲胡行
 定戒嫖定戒賭不履邪徑
 循規矩守禮法改過自儆
 但願得我母親魂歸仙境
 早燒香晚燃燈拜叩神明
 復順哭罷盡禮安葬時常啼哭廢寢忘飧守靈數月極其誠敬

想養育之恩如何能報曾聞講約可以超拔先靈乃委曲宛轉
 哀求父親定要講約與母追薦黃老見境遇不佳宣講 聖
 諭又要耽擱生意執意不肯復順泣曰父母生我之時百般懇
 勸曾言耽擱否黃老聞言想起養兒苦處應該報答方纔依允
 復順不勝歡喜跪請宣講先生等外面宣講 聖諭內面諷
 誦經卷特懸寶帆爲母追薦果然神靈有感降帆垂訓拔母之
 苦無非孝心所感復順以後善心愈篤毫無非爲誰知餘孽未
 盡己未年十月初六日又遇無頭命案甚是奇怪前幾日在那
 闕廟後有劉有元夜歸忽見一人將孩童抱起倒吐被劉有元
 冲散睥人來看却是本街馬道松之子急忙抱回險些廢命後

來問及此子撞見一人把胸一拍就惶昏了，都說賣當的要謀藥方，凡有小兒者俱要小心。再說黃復順父子於十月初六日將近三更正要安宿，忽有本街金必成手提燈籠拍門叫道：黃老伯，這般時候你家孫兒還在街簷不睡著。黃老道：我家孫兒俱已睡了，想是王光宗之子。午後上街去買包子，至今未回。鳴鑼找尋夫婦，尙在啼哭，必是他家之子。你可與他報信，必成急至王家通知。光宗夫婦前來觀看，果是春生小兒，呼喚不應，急忙抱起，死於非命，向胸膛一摩，腸子俱出，橫直兩刀，不知被何人所殺。衆皆大驚，夫婦放聲大哭道：

見我兒死得苦，魂飛魄散。

不由得爲娘的淚濕衣衫。

下午時上街坊一去不轉。

可憐我在家中眼睛望穿。

忙請人來鳴鑼四面叫喊。

找不到曉得我胆戰心寒。

誰知你遭毒手，這等傷慘。

爲娘的一見了實在痛酸。

夫婦啼哭，驚動街隣，無不寒心。光宗思想我兒今遭毒手，不知被何人所殺。黃家父子爲人甚是忠厚，斷不坑害於我，竟至安埋不提。次日遠近傳聞，議論紛紛，都疑惑是賣當的謀小兒肝胆爲藥，無不驚駭。且說本街有一劉老爺，乃丁酉拔貢，官印德華爲人正直，一方仰望，暗想此事若不經官，小兒還出得門嗎？於是歎道：

劉老爺在家中仔細思忖。

這件事不稟官難除禍根。

那一家無小兒豈容糊混

難道說在家中就不出門

有生員謝秉圭與我議論

他說道不稟官有冤莫伸

又說是先生們都不安穩

怕的是小學生又遇歹人

這件事我定要伸冤雪憾

也免得衆人們議論紛紛

貢生老爺歎畢乃同街隣保甲等商議一定稟官衆皆悅服惟有王光宗執意不肯含淚言道

悲切切尊諸公聽我細稟

這件事莫驚官不必操心

無非是我的兒陽壽皆盡

又何必連累些街坊街隣

都是我罪孽重遭此報應

帶連了衆街隣其罪太深

我的兒死得苦莫非前定

天地間有果報自然明分

光宗言畢總是不肯稟官伊弟光耀光春等一定要報於是初八日進城報案却說江陵縣張太爺爲官清正愛民

如子人人稱爲張青天當時太爺接了詞狀卽時升堂將王姓保甲等但已傳上大爺問道爾等所報無頭命案與街坊有仇氣否王姓稟道太爺恩典小的們並無仇氣黃姓父子皆是正道之人太爺問畢準備明日勘驗吩咐差役保甲不可滋擾次日太爺下厥走在尸厥下轎坐在公案吩咐保甲將墳刮開親身下位命作將小兒刀傷之處撥開一看心肝五臟俱是全的並無血迹乃是死後所殺口將舌頭咬定顧項兩傷定係將死當時驗明將衆人問了一番不覺暗暗想道

這件事叫本縣如何判明

觀此子死得苦可憐可憫

勒死了又剖腹實在傷心

這中間情由事難以參定

又恐怕連累了清白良民

或者是遇歹人謀財害命

這小兒他身旁那有金銀

或者是謀藥方將心剗定

那心肝合五臟件件分明

或者是遇仇人傷了性命

小娃子怎能够結下冤情

左思去右想來狐疑不定

暗地裏祝告那虛空神靈

這件事望菩薩威靈顯應

保佑我早察明按律施行

祝罷時上了轎一路前進

去拜上劉年兄慢慢調停

太爺來至劉府劉老爺接進客堂分賓坐下道年兄此地出此奇案還望年兄帮忙劉老爺道無不効力太爺又問黃復順金必成爲人何如劉公道黃家父子俱皆忠厚並不爲非作歹金必成亦係好人太爺聞聽此言告辭回衙並不帶人不許滋擾上轎而去太爺回衙卽上荊州府衙門言明此事求公祖大人超拔荊州府乃唐大老爺當時言道此事你我俱有關係大家

同辦說罷縣主告辭回衙不提於十四日荊州府委員王太爺私訪三日渺無踪迹江陵縣差三班弭拏亦無音信但此案如不察獲官參吏楚荊州府出有賞格有人拏獲賞錢壹百串報信者二十串江陵縣亦出賞格有人拏獲賞銀六十兩報信者三十兩如此嚴禁亦不能明黃復順見如此光景恐防受累因問劉老爺此事如何得了劉老爺道此事如不察獲官員俱要請參難道你父子豈能無害於是公同商議滿街男女各備香紙先將名目生庚開了家家敬設城隍土地牌位都要入廟進表有一人不到者卽以此人爲問擇定十八日在水府廟起壇按下不提却說本街有一尹正順爲人凶橫係嘉魚縣人氏父

母雙亡失於教訓以木匠爲業在族叔尹占鰲家雇工總是酬酒賭博眠花宿柳慣好拖刀弄斧族叔多方勸解他總不聽於初七日出門不知去向衆人俱要問伊叔尹占鰲交出伊叔無奈找至李家埠恰遇正順細迷其事找尋回家將名目生庚開了復請香紙進廟祝告弟子尹正順殺人之事與我無干倘若是我聽其菩薩顯報聽其街隣處治祝罷出廟以爲脫然無累殊不知神聖莫測於二十一日辰時觀音大士忽然臨壇云吾神離南海登雲下壇臺錦雞三更叫飛報音信來卽時回馬衆人見菩薩臨壇沿街鳴鑼凡開名目生庚者俱要上廟點名有一人不到者卽是此人劉老爺與紳耆等坐在神堂旁點名點

至三四百人鎮江王爺臨壇剛點到尹正順之名問及年庚本是七月二十三他報五月二十三本是初七日出門有人撞見他言初三日出門言語不對衆人正在盤問鎮江王爺把鐵棍往上一拋坐在神堂上大聲道王光宗不誠心害了小春生衆人叩稟求大神指示凶犯今在那裏就在眼前叩稟是誰尹呀尹尹正順正順道你粧模作樣難道就是我一入嗎有一陰一陽不必走他鄉衆稟問是誰陶呀陶實難饒衆人復叩如何謀害一出得意藏在月堤棕繩勒項甚是悽慘劉老爺稟道求菩薩過細恐怕連累好人是的是的不必再問當時回馬衆人卽將正順鎖起次日保甲街隣等護送進城縣

主不在衙中，卽送至荊州府。府大老爺見此案拏獲，甚是歡喜。當時升堂，因問口供。正順總是不招，說是馬脚害的。大老爺也不追究，吩咐責打四十大板，收祠。次日復審，正順仍然不招。差役將神語呈上。大老爺言道：「胆大強盜菩薩，指出你還強辨。」正順答道：「甚麼菩薩都是粧的。」差役在旁回道：「吃火光難道也是粧的？」正順答道：「我也能吃火光。」老爺當時吩咐速辦火光。拏在正順面前，定要他吃。正順看見火光，有些害怕，將到口邊，燒得疼痛，答道：「小的不能吃。」大老爺怒道：「強盜你還不招。」吩咐動刑。便招道：「不是我一人，又問還有何人？」還有董陶氏。大老爺卽時退堂，吩咐還祠。次日卽出火籤，將董陶氏提到府。大老爺復訊。

當問董陶氏：「你與正順奸謀，從實招來。」陶氏稟道：「小婆子與此人並不相認，那有奸謀之事。」正順質道：「你與我喂過猪，怎說不認識？」府大老爺見二人言語支吾，卽用大刑。還是不招。復解縣內聽審。總是如此。一日縣主張太爺想道：「此案不招如何放？」詳張太爺乃是能員，吩咐差役將正順帶在冷堂發跪。陶氏一旁站磚，並不理他，不留一人在旁，暗暗使人窺聽。正順言道：「陶氏，你想脫糊不能，你還刺了一刀的，如何不招哩？」陶氏答道：「哥哥呀，你與我多年恩愛，你只管招，不必扯我。倘若逢赦，你我還不是恩愛嗎？就竟不能逢赦，你死之後，祭掃也是要人的。總總不忘恩。正順說：『既然如此，我招就是。』」差役聽得明白，回稟太爺。

卽時升堂問道本縣事多尹正順想你未曾落供尙無口糧想必肚中飢餓吩咐快拿飯來他吃正順將飯吃了說道太爺是青天小人不得不招

悲切切尊太爺容我細稟
看起來好逞殺實在難逃
想小人自幼兒少了家教
無規矩少禮法嫖賭嚼搖
把性命當兒戲胡行亂鬧
倘有人闖着我動斧拖刀
頭一宗好貪淫常把孽造
這就是取命鬼惹禍根苗
陶氏女他本來有些妖嬈
他與我奉喂猪污泥包糟
我時常在他家眉樂眼笑
如魚水似膠漆快樂逍遙
又誰知犯淫惡就有顯報
偏遇着冤魂鬼引我上橋

王光宗遭冤枉大有蹊蹺

這中間一段情明白供招

太爺恩典王光宗與陶氏也有往來他妻陳氏常時吵鬧有一春生小兒生得乖巧陳氏常使小兒喊陶氏之夫爲忘入嗶陶氏爲母親這就是惹禍之由

陶氏女見了我痛哭嚎啕
他言道貪淫慾真真不好
要與我斷來往一筆勾消
他說是與光宗情已斷了
他妻子常辱罵所爲那條
又使起小春生佯歌大號
嗶丈夫是忘入實在難饒
我每回到他家如此開道
定要我報仇恨方把情交
也是我罪孽重迷昧心竅
就起了殺人心那管下梢
心一動惡念起機緣湊巧
我時刻將春生用目觀瞧
那一日上街坊去把賬討

偏遇著小春生迎面相交
哄只在僻靜處將他命拋
用棕繩將死了藏在荒郊
行不安坐不寧心驚眼跳
鑼聲响只駭得胆戰心搖
那春生小奴才是我了消
見此情不妥當要脫籠牢
都說是謀藥方要害兒曹
只說是謀藥方難以猜著
人不知鬼不覺此計甚高

我手中拿冰糖與他嘻笑
抱只在月堤上緊緊逞到
一霎時不爽快橫身發躁
又聽得王光宗四路喊叫
到晚來與陶氏開言便道
陶氏女聞此言戰慄不小
細思想前三天就有凶兆
將春生小肚子加上兩刀
送之在他門口令他知道
一面想一面做抱起就跑

那冤鬼跟著我斷不肯饒
丟只在大街上四路迢迢
上大堤像有人推倒一交
那包裹合行李亂滾亂拋
一心的要脫逃焉敢辭勞
猛然間雷聲响滿面發燒
往後走不覺得一筆滔滔
又遇著我族叔前來相邀
有一個不到案難以開膠
隨叔父進廟內去把香燒

剛走到三皇閣燈籠一照
忙收拾將出門就有顯報
我險些跌死了性命難保
急忙忙爬起來勉強收好
到河下上船時又有顯報
往前走盡都是無限滋擾
無奈何李家埠暫且住到
他說道眾街鄰俱要上表
我只說出硬工不必胆小
又誰知這菩薩指名報道

說得我無言答那裏去逃

我只說做得巧報應最巧

那知道虛空中難逃神曹

到如今公堂上刑受盡了

可憐我兩腿上肉打成糟

這是我大限到惡貫滿了

無怪乎自作孽自把禍招

蒙太爺多清正施恩不小

到如今難隱瞞不得不招

小春生本是我有心害了

招了供免太爺常把心操

我謀害陶氏女他本未到

望太爺施仁義將他恕饒

張太爺將此案問明當時晝供暗想此案陶氏不能無罪因正順並不扯他且紳耆等討保張太爺超拔將陶氏重責四十掌嘴說道爾不能無罪本縣格外施恩放你歸家總要洗心換腸

倘再如此緊防天理昭彰陶氏叩首謝恩而去後來亦無結果於是張太爺申文上司回文一到即將尹正順就地正法示眾三日尸被猪拖狗挪人人觀之無不悅服皆言淫惡之報絲毫不爽然後府大老爺發錢壹百二十串張太爺發銀九十兩重修廟宇改換金身演戲三日以顯神聖之靈以明賞罰之嚴從此案看來淫惡一事毫不可犯黃復順為人忠厚且又盡孝只因犯了一點淫惡報應最速最慘及至改悔又遭不白之冤幸別無他過所以脫然無累楊文富脫人銀錢飲酒宿娼不久慘死何伯春夫婦亦非明婚正娶所以落水而亡王光宗貪淫殃及兒孫至於尹正順無惡不作無孽不造只順貪淫不顧性命

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所以萬惡淫為首報應絲毫不爽也以後復順愈加誠心庚申年春月復接宣講先生設壇講約酬謝神恩一片誠心又蒙神聖降幡垂訓爾之孝光發現吾神祥光普照賜爾吉神護佑四字貼在中堂以免災殃不數月忽然火起前後左右盡被火焚黃復順將幡頂在頭上把母靈牌抱在胸中安然無事火起之時街隣見黃家屋上有許多人搶人少時二聖寺韋馱臨壇將復順傳去言明此事果係神聖救護無非回善之報今萬城不信神教者以此為鑒無不悅服從此黃復順與王光宗互相勸勉同歸於善漸漸轉為吉神若非黃老夫婦善於教訓何以改過遷善何以遇難成祥凡世之為父母者

當以黃公夫婦為法可也

五福真人有評云

勸君莫戀花月鄉 一戀花月惹禍殃 正順貪淫身慘死
光宗好色子冤亡 神靈顯應人民樂 官府清正國祚長
別濁分清推董老 解紛排難賴劉郎 逞刁終是遭凶禍
改過偏能護吉祥 寡慾養心修德行 莫教頭落合歡床

欺貧賭眼

桃花開早菊花遲富貴功名各有時否去泰來自自然莫因窮困把人欺却說本朝乾隆年間山東省有箇程慶雲年逾五十尚無子息又因家貧不能娶妾發願禮拜 呂祖諷誦醒心經

雖暑雨祁寒不敢間斷一日感動 呂祖於夢寐之中賜一金牌上寫麟趾呈祥四字一驚而寐他夫人年已四十九歲自此有娠十月滿後產生一子十分歡喜乳名麟趾後來學名程言表字孝思十六歲上即入黌門孰意慶雲夫婦相繼而亡以致孝思十八歲上尙未議婚家業凋零投身於本省胡銀臺家作書記那胡銀臺曾為布政使告老還鄉家財萬貫所生二子三女長女次女俱許閨闈大家惟三女年已十七待字閨中一日胡公夜靜時由程孝思房門經過聽得孝思朗朗書聲推門進內

孝思上前忙見禮 胡銀臺一見甚驚奇 看他眉清目秀

君子體

即將三女結伉儷

那胡公選定吉日打造粧奩另掃別室與三女完婚書記另選他人孝思一心讀書

豈知人不遇時遭人白眼

哥嫂僻地不歡喜

竟把孝思當仇敵

胡公幾番大發氣

哥嫂總是不改移

三姑夫婦暗商議

大丈夫豈受嗟來食

到不如搬回自家裏

願受飢寒無

委曲 夫妻們捲帳歸家去

兩間茅屋把身棲

三姑紡績為活計

孝思依然把書習

忽聞朝廷開大比

孝思家中自歎惜

立心要作登龍士

怎奈盤費無分釐

三姑參透其中意

尊聲相公漫着急

釵環首飾交與你

典賣金銀往帝畿

但求一朝身及第

雁塔無名切莫歸

却說那孝思有了盤費，即日赴省，誰知時運未到，公然下第。本待回家，不惟難見舅兄，抑且難見妻子。想到此處，不如投水一死。正欲投水，忽後面有一老者說道：「不必短見，老夫有黃金四錠，交給與你去到京都，入北闈場，管教你聯料得意。」孝思接得黃金，躬身拜謝，抬起頭來。那老者已不知去向。再看金包上，有呂道人三字，知係呂祖。復又望空拜謝，竟往京都而去。再說三姑在家候至九月，科場並無捷音，知係下第。但丈夫不回，或者遊學京都也未可知。

光陰似箭如梭擲，孝思出門一載餘。那一年四月二十四，胡公八十壽誕期，大姑娘送的百樣。

禮

二姑娘壽帳合壽衣

大姑了鬟有十幾	二姑使女有幾十	哥嫂迎接春風喜
有錢姑娘坐首席	口口說的富貴語	杯杯勸的二嬌枝
只有三姑無壽禮	兩手空空祝期頤	隨帶桂兒了環女
粗布衣衫不整齊	哥嫂一見全不理	無人到杯茶他喫
<small>大姐說</small>	三妹送的幾色禮	借看禮單廣見識
<small>二姐說</small>	兩個肩膀抬張嘴	禮單上面掛一筆
<small>大姐說</small>	貧窮不該回家裏	帶累我們薄面皮
<small>二姐說</small>	喫得壽麪早回去	莫要玷辱衆親戚
三姑低頭不言語	惱了了環小桂兒	<small>姑們</small>

俗語上面有一句 天子也有窮親戚 姑爺本是勤學士

安知不有轉運期 那二姑聞說大罵無知了頭程某果然發

達刺我的眼睛你們作毬踢桂兒說二姑

奶奶你說話要言而有信惱了二姑的了環春香說桂兒賤

婢敢與姑娘聞日程即果然富貴我的眼睛替姑娘刺下程

即若不富貴我要 了環正在吵鬧裏 報馬雙雙到丹墀

刺你的眼睛呢 胡府令坦一孝思 皇恩浩蕩龍心喜

報的探花三及第 大姐聞聽汗如雨 二姐一聽臉發赤

官拜西臺御史職 大前輕慢悔不及 一箇

兄嫂實在不過意 三妹果然有福氣 一箇

明道伊川真後裔 一箇 程郎才學世間稀

父親本來有眼力 姊妹重新施一禮 都讓三姑坐首席

兄長執壺親賀喜 嫂嫂連奉酒三卮 三姑一團謙和意

全然不把往事提 門外來了春香女 滿面流血哭盧啼

可恨桂兒無道理 定要刺我眼睛皮 他說願與姑娘把

眼替 只刺得我兩眼鮮血滴

不是衆人來救起 險些把我性命畢 二姑娘羞得要鑽

地 幸喜得二報傳消息

探花奉旨歸鄉里 前站已到皇華驛 百萬黃金修府第

榮封三代顯貴職 一品夫人胡氏女 五花宮桂壓金枝

諸公們這不是 呂祖來護庇 程孝思焉能到今日

宣講解冤

聖諭

第十六條是解仇忿以重身命今有仇忿不解至於再世相報

者說來令人可畏明公請聽這件事就出在荊州府枝江縣江口後鄉趙家山有一人姓趙名文漢父亡母在種田營生娶妻荀氏過門三載夫妻到也和順咸豐九年正月二十三日荀氏自娘家歸來見過婆婆丈夫正問答間荀氏忽然倒地人事不醒

婆婆一見珠淚吊 丈夫駭得胆魂消 適纔有說還有笑
一時昏迷為那條 口中無氣牙關咬 兩腿如冰冷起腰
快與娘家把信報 免得惡氣把財耗 文漢出門就飛跑
一路走來一路嚎 左右鄰人齊來到 都說這事有蹊蹺

莫非麻藥閉了竅 莫非途中遇邪妖 忙將綿被來蓋好
死屍不移寸地毛 怕的娘家不直道 到此未必善開膠
忽聽外面人吵鬧 來了荀家人一彪 他母哭得如山倒
兄嫂撫尸亂嚎啕 有的罵來有的吵 說好說歹假開膠
他孀母上前把話表 衆人不必放悲嚎
他孀娘上前說道衆人不必哭得不必吵得姪女胸膛還有熱
氣想是過陰去了也未見得何不將他抬在床上候他慢慢醒
來衆人聽說俱來按墓果是熱的

大小男女齊動手 抬在床上安枕頭 高點明燈輪流守
焚香許願把神求 守到次日申時候 那荀氏哎喲一聲

放雙眸

那荀氏的母親問道兒呀你是怎麼樣的荀氏問道母親今日
 幾時了他母言道今乃正月二十三日荀氏聽得此言痛哭道
 母親明日兒要死了他母問道如何死呢荀氏言道兒昨日回
 家忽見一人將我扭出兒問他何事扭我他便說道母親請聽
 害命圖妻大無情 詭漏法網罪不輕 今日相逢實萬幸
 定要把我性命傾 他說此語女兒全然不懂我就說我是女
 子在那裏害過人我又不認識你敢是找
 錯了對頭他說道不錯的 他說女兒前世裏
 湖南岳州有居住 姓蔡名貴字豐玉 自幼娶妻何氏女
 嫌他容貌不如意 麻面大脚扯眼皮 將他休回娘家去

我那時貿易江湖被色迷

一日泛舟五陵地

五陵有個王家溪 一人姓王多好義 名曰有昇兩頭機
 把我接到他家裏 他妻彭氏貌出奇 見他色美心歡喜
 居心不良把天欺 那日與他來商議 同到車灣買布疋
 他帶銀子一百幾 同坐船中似膠漆 用酒灌醉起歹意
 推他落水命歸西 翻身又到他家裏 說他中途病險奇
 要他妻子扶持去 那彭氏不知袖裏 急忙上前墮詭計
 一路船中暗著急 小船走了四十里 四下無人月沉西
 叫聲娘子聽我語 一句實話向你題 你夫淹死大江裏
 屍身漂流無踪跡 你無男子我無女 天生一對好夫妻

彭氏一聽淚如雨 投江一死負冤屈 夫妻抱恨在水底

三年阨滿離長堤 被人陷害且有三年水厄世間無知的男
女負氣自陷當不知又受多少年代水厄

我那時已赴陰司 地 他夫妻離水來 尋 趕到陰司把話敘

赫赫閻君槩知悉 因我前根大無比 發到荀家作女姬

二十六歲減壽紀 冤冤相報不差移 夫妻陰間等火起

今日相逢斷不依 這是女兒前生無道理

看看母女要分離

母親他說到此處就要我同見閻君幸有一位老者前來解膠

說道王有昇你含冤雖深但他現為趙家媳婦與趙家無干必

要將他暫放還陽免他娘家吵鬧又問道荀氏你可認得老漢

麼我說不認得那老者道我姓陳就是你休退何氏再醮的公

公何氏一到我家生有二子長子已作秀才次子又考案首虧

你當年不要老朽纔有此佳媳所以前來與你解膠你回陽去

與那世人說明醜妻拙奴無價之寶切莫休退又與你丈夫說

知必要丈夫的超度他夫妻纔是這老者幾句話說得好你女

兒所以纔還陽來的

文漢一見重重怒 這是何方鬼怪徒 分明要我來超度

假託前冤哄愚夫 陰司自有閻君主 自己報冤理不孚

既有冤孽宜早捕 報在來生太糊塗 把你解往酆都路

要我超度還是不 那文漢說了幾句惡話只見荀氏離床有
一尺多高下無視塾上無繩索懸空騰起

猶如四馬掀蹄一般作王有昇之言說道聞君見我死得苦 留在陰司管鬼卒

今日役滿陽關赴 扭他陰曹把債除說罷之時口喊哎喇

親都嚇慌了願請道士建醮荀氏答曰不能又許和尚戒齋

荀氏又云不能眾人正在無法荀氏又作陳老之言說道王

有昇宜將荀氏放下我有調處我教趙文漢敬接欄林大開

宣講解釋爾等冤孽說罷之時荀氏纔得落床仍然雙目緊

閉不言不語文漢於是到萃善壇內敬接講約先生等恭設

諸大 神聖牌位另設王有昇夫婦牌於別室於正月二十

五日啟白大 開宣講七日 大開宣講本誠心 申文進表求神明

荀氏跪香多恭敬 文漢他也入欄林 果然 觀音有感

降筆垂訓顯威靈 無知蔡貴喪二命 果報昭彰難徇情

幸蒙陳老來指引 設壇講約不留停 回心向善真萬幸

吾神保你了前因 彭氏女超昇極樂境感仙去了無非盡節

王有昇轉世作公卿有仇能解神聖所契 荀氏魂魄俱安靜

夫婦偕老六十齡 叮嗚諸公最要緊 刊刻流傳勸萬民

宣講 聖諭要敬 謹遵 神教莫循 醜妻拙奴前生定

豈容嫌悔亂胡行 為人總要重生命 莫結仇忿莫貪淫

荀氏女若非宣講多誠敬 焉能解脫這冤情

諸公若是不肯信 請到江口問分明

施公奇案

聖諭十六條解仇忿以重身命仇忿不解必至謀害報德捨身喪命

然仇忿之起固非一端究其來由多壞於酒試舉一縱酒遭害

者言之淄川有一人姓鄭名倫因重債賣產以償剩銀三百兩

寄放舅兄胡成家。中不料那胡成與同里馮安雖素有仇隙，亦常往來。一日馮安至胡成家，下成備酒共飲。成因酒後自誇其富，安云不信。胡成見安不信，乃大聲呼曰：「不瞞你說，昨遇一過路客商，是我謀殺奪其銀兩，丟尸於南山井下。安以成酒醉亂言，乃大笑之。胡成見安不信，乃將妹夫所寄之銀取出，安看安始信，以為真。遂起不良，即將胡成圖財害命之事告於施公。案下以洩仇忿，再說這施公表字愚山，係康熙皇命名臣，為官清正。人人稱為賽包公。時准其狀，差拘胡成到案。胡成當堂稟道：「胡成跪在大堂上，尊聲太爺聽端詳。小人守法和鄉黨，焉敢謀財把人傷。」馮安質道：「你親口對我說的原，何不認呢？」你昨與我借銀兩。

我不借銀兩參商。

馮安質道：「你家貧寒，那有銀子借呢？」

銀子本有三百兩。

妹夫託我買田庄。

捏情誣告哄官長。

那知國法與王章。

施公問道：「妹夫姓甚名誰？」

他名鄭倫，轅門上。

命他進來問中藏。

當時將鄭倫傳進，問道：「鄭倫，你放銀子在胡成家下，可是真麼？」

小的命運真難講。

去歲父母俱雙亡。

衣衾棺槨無一樣。

挪下債務少良方。

馮安質道：「你家既窮，焉有銀子寄放人家呢？」

只得賣田把債償。

剩下銀兩怕荒唐。

施公問道：「所剩銀子做了何事？」

付與舅兄來執掌。

現有字樣在身旁。

買主從中作憑當。

託他與我買田庄。

施公將字樣看了，又問買主何在。火速傳進三人。同音馮安虛情將他問成反坐。馮安於是大哭道：

不是小的告有錯。

是非本是他自說。

望祈撈尸可不可。

有無虛實看如何施公從其言令其各具名結若有尸身成

帶定胡馮二人到井邊撈尸未幾撈尸之人急忙稟道尊聲太爺事不好

井有尸身怎開膠有手有脚真奇巧緣何項上光肩包

胡成聞言大驚道胡成聞言魂不在雙膝跌倒地塵埃

馮安與我結冤債那日飲酒是禍胎並未謀財把命害

酒後失言將他呆誰知今日真奇怪以假成真惹禍災

錯出一言少謹戒青天太爺聽心懷殺人償命王法在

豈肯親口說出來此人定是馮安害做成圈套巧安排

施公云馮安與你有仇豈肯殺無仇之人害你死你二人具

有甘結本縣照結斷案馮安又稟道殺人之事鄭倫與買主

一定同謀不然何以從中作證望太爺詳情施公暗想道胡

成就竟糊塗豈肯殺人而對人言馮安就竟糊塗豈肯殺人

害人此案大有冤枉乃將胡成收監馮安等暫為收祠又命

地保嚴守此井不許撈尸如有違示者即作凶犯論一面由

示曉諭凡四路客商未歸者准其投呈認尸果是尸親即以

三百兩銀還之以便定案逾三日有一婦人口稱何郎氏哭

與啼啼投呈認尸施郎氏當堂開言道尊聲太爺聽根苗

公陸堂那婦稟道從實講你丈奴夫何甲人人曉時常貿易多勤勞

夫姓甚名誰有多大二十一歲還未到你有多大

年紀了長他五歲配鸞交你丈夫還無兄無弟無族老

有甚麼人無兒無女少後梢三百銀子數不少路遇強人把命拋

今蒙太爺來招告望祈青天把仇消施公云井下尸身無

頭可認你丈夫可有否記奴夫左膀有痣是記號

右腿臙瘡貼藥膏身上穿的甚麼外邊穿的灰布襖

腰間繫的藍裕包 着人撈尸便知道 口供不差半分毫

如此下去具結如有一點不對治你冒認之罪那婦人願具甘結將尸撈起果然不差即氏大吳道

一見夫君果是真 說我冒認來投呈 無奈何具下甘結

為憑證

方准下井撈尸身 夫君那箇與你結

仇憾

是誰造下陷人坑 為妻從何來雪忿

夢中為何不顯魂 不見尸身心還忍 一見尸身淚紛紛

在生為人多清正 為何死作無頭人 胡成呀你狠心狗

肺真可恨

總要大爺把冤伸

施公言道郎氏不必着急本縣與你作主還有一句要緊之言細作商量此案無頭難辨本縣出賞銀二十兩有婦人者得了

你夫之頭以此銀作賞賜倘無婦人者得了此頭意欲將你配一則與你夫報仇二則你終身有靠你看可與不可郎氏回道憑大爺天斷施公當將此事出牌曉諭鄉里無不爭尋越二日有一鯨夫王五報門獻頭不要銀兩只要婦人作配施公得頭不勝歡喜大開中門招集老少男女俱來公堂看審不許阻攔施公道

施公爺坐大堂士民滿廳 叫一聲王老五細聽分明

這人頭離尸身多少路徑 在那裏來找到何以現形

好好的從實講真言無隱 倘若是亂胡言緊防動刑

此時胡成馮安鄭倫買主都跪在堂上王五稟道這人頭離尸

身兩里多路小的今早檢糞偶見一犬在此刨土小的將犬趕開用釘鉅一刨乃是大爺要的人頭特為獻來施公聞言怒道此事你總不妥當

殺了人怕人曉將尸丟井 一心的做一個無影無形

這人頭藏之在荒郊僻靜 就是那三五年也難找尋

你為何獻人頭二日未盡 細思想這中間必有隱情

王五回稟道太爺出示找尋人頭小的一片好心特為我來不過是不賞罷反而誣枉我何來耶氏在旁稟道太爺呀殺人的是胡成如何又審別人呢

胆大包天 殺了人反出來告狀伸冤

一派的胡語將誰哄騙 把本縣也弄得七倒八顛

這件事我看得明明顯顯 你與那王老五一定有姦

謀死了親丈夫井內藏掩 將人頭埋只在田角之邊

又不料小馮安與胡構怨 冤結仇仇結冤禍接相連

你今日認尸身粧頭蓋面 那知道施公爺明鏡高懸

耶氏稟道我丈夫被人謀害連冤都伸不得了反說是小婦人謀害的難道指姦就是姦務必說出情理來施公手指耶氏狗賤婦聽道

那尸身未出井從何知焉 明知道是謀害顯而易見

纔情願具甘結嫁禍賣冤 本縣早已知道本當嚴審你必不招又恐王五遠遁豈不連累

別人所以出示賞銀以你作配不過試其真假 你二人以為說天從人願

又行險又微幸無法無天 實只望三百銀得之甚便

實只望成夫婦快樂無邊

殊不知你丈夫貧窮下賤

身穿著破濫衣那有銀錢

暗室中虧心事神目若電

想漏網難逃脫復有何言

施公言畢大怒正要動刑二人情虛遂一一招了果如施公所

言申文上司回文一到將王五梟首示眾

馮安誣告杖四十徒三年胡成鄭倫及買主一併釋放結案後作歌以勸世曰

種種的守正道切莫犯淫

天地間這夫婦前世修定

從未見殺親夫沒有神靈

那一個好色徒不遭報應

與郎氏通姦謀亂為胡行

切莫學王老五良心喪盡

願世人早醒悟共出迷津

到今日受慘報何等光景

莫結仇莫尋害彼此相侵

住鄉黨和鄰里實屬要緊

到頭日也難免按律施行

頭一件莫亂性酒要少飲

怕的是喫醉了酒後忘形

或狂言或戲語生死難定

或輕舉或妄動禍起俄頃

若不信小胡成幾乎廢命

不是我施公爺焉能判明

湯女現報

咸豐七年荆州城外三月內出一湯女報令人可畏此人姓李名和為人勤儉先貧後富可惜不明大義只喜生男不喜生女娶妻魯氏生二子皆庸碌先年長子生女被他強逼淹死是年次子生女亦是如此不數日恍惚之間見二女前來要命少時變成三鼠咬傷數指鮮血淋漓從此疼痛難忍不惟醫藥罔效

且見兩冤鬼時時在旁要命暈死數次自料必死對妻泣道

未曾開言淚如雨 賢妻聽我說端的 自恨做事不明理

禍到臨頭悔不及 只因淹死二孫女 冤冤相報不差一

時纔扭我陰司去 赫赫閻君定不依 他說我造孽真無底

傷天害理惱神底 生男育女自然理 男婚女嫁配夫妻

無倫窮富要撿起 種種曲全在第一 並非衣食不能濟

連喪二命有何益 今日應該把命抵 死後還要墮地獄

可憐我起家非易容 今日受報好慘悽 奉勸世人莫溺女

切莫學我太痴迷 咽喉哽哽話難敘 七孔流血命歸西

李和死後家業凋零雖有兒孫寥落不堪從此案看來未溺女

者小心緊守愈加嚴禁已溺女者從此痛悔前非逢人化導亦

可消冤孽倘能刊刻印送自然神明呵護獲福無疆又錄戒

溺女歌一段念與眾位聽之

金烏飛玉兔走日東月西 定乾坤偕伉儷配成夫妻

有一陽合一陰生生不息 稟父精與母血纔有生育

在腹中十月滿臨盆落地 兒奔生娘奔死苦處難提

或是男或是女應該檢起 一樣生一樣死一樣胞衣

為甚麼將女兒抛下水去 一些人不絕情忍心別離

在黑處到亮處並非容易 一落地就知道呱呱哭泣

可憐他血淋淋不能言語 寅時生卯時死好不慘悽

這嬰兒有何罪忍心害理
想當初無有母怎能生你
世間上都這樣不留一女
自古道乾成男坤道成女
切莫說養女兒毫無所取
也有人還靠着外甥女婿
或者是望生男不喜生女
有的說養女多背時到底
凡窮富皆由命不能由己
生下時家貧寒所喫有幾

既然是厭多兒何不節慾
細思想無岳母那有你妻
試問你生兒子那裡娶媳
制定了男合女不能缺一
孝順女忤逆男不為出奇
難道說養女兒全不受益
越淹女越生女怎能遂欲
無女兒也未必一定發積
並不是生多女缺少飯喫
到後來嫁粧難事在量力

只有那窮男子終身不娶
真果是遭窮困撫養不起
尋人家無女兒將他過繼
再不然送只在育嬰堂裡
仔細想生路多事在本意
更有那私懷胎傷天害理
殊不知瞞不過虛空神祇
明知道無有那存留之理
將生庚寫明了拋於外地
縱私產也不該絕滅生理

從未見窮女兒難尋夫君
天不生絕人路許多生機
全骨肉保性命何等便宜
自有人來撫養毫不費力
切不可起毒心將女淹溺
犯淫惡傷生命怕人知悉
天地間有果報真實不虛
暗地裏想方兒曲全萬一
聽人家無兒女抱養撫育
何況那明生養一夫一妻

偏有這糊塗人很心無比
那虎毒不食兒頗知大義
不過是家貧寒衣食難繼
何苦的傷害他絕情絕義
種種的這嬰兒不可輕棄
古聖賢有幾篇溺女戒語
望功名求發富所想必遂
有一位黃大人居住松邑
刻此篇廣印送重重見喜
貴中孚刊此篇連科及第

養女兒就淹死深爲可惜
似這等無義人禽獸不及
想千方並百計救命在急
老天爺斷不容這等執迷
遇此事要勸解方便第一
或刊刻或印送提醒痴愚
最靈驗求子嗣足以應急
年將邁官雖尊缺少後裔
生數位貴公子千祥雲集
天地德喜好生報施最奇

有許多戒溺文難以盡叙
非是我多迂腐千言萬語
倘若是想橫了不論情理
且將那眼前報畧表幾句
有一個陳氏女不明大義
都只爲不生男連生八女
那一日臨盆後提水在地
一霎時變紅蛇橫身盤起
緊緊的纏着了百無一計
他一女駭忙了拜天拜地

願世人都體會大該講習
怕的是臨盆後心中昏迷
殺見女這冤孽怎了息
仇報仇冤執冤不差毫釐
住洛陽關西外夫名馮吉
淹死了五個女慘不忍題
將女兒丟水桶變爲稀奇
伸著頭張著口甚是驚疑
挪不開扯不脫命在旦夕
見此情真傷心痛哭流涕

蒙道長指引他誠心誠意
果然是行孝道感動天地
若不是他女兒孝心可取
有一人名元秀造孽難敘
他家財四十萬不能明理
其餘的諸妾生不問男女
那一日臨危時自言自語
大叫了三日夜頭斷在地
在陰司判斷了奏上天去
他四子犯王法拖累無底

許皇經合皇懺建醮一七
那條蛇化陣風杳無踪跡
焉能够得活命逢凶化吉
敬信錄將此案註得詳悉
正夫人生四子俱已成立
生一個埋一個概不留一
眾嬰兒要償命將他迫逼
把兩手合兩足變為牛蹄
定元秀身受罪永墮地獄
把家財入了官化為灰泥

這都是行惡人有憑有據
天生人斷無有可滅之理
這冤氣數十道冲上天去
勸世人切不可淹斃男女
又况且這目前劫數在急
果能够齊修善真情實意
司命顯化

殺兒女受慘報真實不虛
你滅他天滅你一定不移
因此上天降災多凶少吉
怕的是上天怒不得安逸
勸大家行方便盡心竭力
享平安樂道遙指日可期

奉勸世人須敬聽 每日厨下要小心 從來司命多顯應
果報昭彰甚分明 婦女身上不潔淨 竈前竈後切莫行
骨頭入竈主生病 炕炙鞋襪少安宜 雞毛頭髮最要緊

穢柴作食惱神靈 總總要知惜物命 拋撒五穀遭雷霆
若是吵鬧不安靜 定生波渣害眼睛 無論男女要恭敬
穢污神曹罪不輕 諸公若是不肯信 畧舉一案作證明
荊州城西關外朱家場 有一戴宜正妻劉氏 素有賢名愛聽
聖諭 勸人敬竈 長子元富 性拘不孝 不信因果 毀謗神聖 一
日被皂衣人拘至陰司 打了四十板 令其還陽 視其兩腿 還有
傷痕 鄉鄰見之 無不驚訝 自此以後 元富雖有悔心 還是不遵
神教 次子元貴 以藥店營生 招一門徒 姓張名茂林 年十九歲
性情乖僻 時常炒藥 侮漫竈君 戴母勸道

張二哥你總要聽我訓教

莫把這竈王爺視若弁髦

掌人間善惡簿 關係非小 善降祥惡降禍 不差分毫
若不信講幾輩古人名號 一樁樁一件件細聽根苗
田氏女不敬竈 常把孽造 到後來惡貫滿雷打火燒
劉四娘在厨房 無端吵鬧 身死後墮地獄 受盡煎熬
呂蒙正住破窑 也曾祭竈 果然是有感應 虎榜名標
淨意公遇竈神 逐一開導 無非是善心 堅感格神遭
我時常聽聖諭 早已知道 切不可犯竈君 規戒六條
凡竈前與竈後 恭敬為妙 怕的是譴責 到絲毫不饒
戴母勸畢茂林 總是不聽 反說年老人 太迂腐了 幾塊磚頭 兩
團泥 把甚麼竈神 後愈加 侮慢脚踏 竈門手敲 鍋鉉口唱 花鼓

歌戴母亦無如何孰知三月十四日茂林忽然昏迷如醉似痴
跪在竈前磕頭不止挪他不動戴母知是竈王譴責卽忙稟告
竈神方纔拖在床上總是牙關緊閉

衆人一見事不好 戴母駭得胆魂消 平白竈前來跪倒

無端磕頭爲那條 抱在床上還未好 二目緊閉冷起腰

此子生死真難料 細想此事怎開膠 定是司命遭責到

卽忙焚香告神曹 無知茂林把孽造 望祈竈君把他饒

果然神聖有靈妙 茂林哎喲一聲四下瞧 茂林昏迷半天

你說怎樣的茂林道我時纔見一皂衣人將我解到陰司

去了的大叫道我要敬神我要敬竈衆人攔阻茂林哭道

悲切切尊伯母聽我細表 這是我慢神明造孽非輕

我只說這竈神沒有顯應 却原來活菩薩甚是威靈

皆因我不信神不信報應 冒犯了竈王爺大發雷霆

提只在米空中恍惚不定 到了那鬼門關戰戰兢兢

一霎時見閻君威風凜凜 兩邊的盡都是怪狀奇形

因問我講善事如何不聽 爲甚麼故意兒侮慢神明

花鼓歌任意唱全不自警 脚踏竈手敲鍋亂爲胡行

問得我無言答就把罪定 忙吩咐下油鍋毫不留停

也是我機緣好命不該盡 恰遇著我祖母卽刻來逢

忙磕頭求大王饒我性命 方纔準命判官查看分明

紅袍官察明了一言上稟 求大王施憐憫格外原情

察此人罪孽重應該短命

還要念戴劉氏素有善行

倘若是不還陽人命一定

運果了行善人不行清平

又況且他祖母如此誠謹

罰他往善惡殿去看分明

茂林說道多虧祖母搭救判官講情方準去善惡殿觀看戴母道善惡殿見些甚麼

善惡殿只修得十分雅靜

有雕梁並書棟莫大宮廷

那匾對只掛得周密得緊

紅的紅白的白甚是鮮明

猛然間現白匾一眼瞧定

却原來我老板也有姓名

伯母吓我那時只見戴元富名字上面有個惡字戴元貴名字上面惡字善字俱未全備戴母暗想元富性拘雖然改悔未必真心元貴雖然溫柔却不信神陰曹善惡實在不錯又問你還見些甚麼我那時不知道其中情景

有鬼哥說與我莫非前因

世間上行惡人黑籍已定

倘若行善人紅籍標名

說罷時他將我一掌推醒

還陽來只駭得冷汗淋漓

戴母道陰陽一理先前勸你總是不聽今既如此還要洗心換腸纔可茂林道陰司原說要我改過還要勸二位老板不可迷失本性更要勸元貴二兄之妻楊氏嫂嫂竈前不可燒爇屎片楊氏一聽無不駭然心服獨元貴不信總說渺茫無憑時有宣講謝中書勸道戴先生如今神道設教威靈顯應不可不信元貴道我只信服吃飯穿衣果真有神你非親眼看見誰知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於閏三月初三日不覺有病次日早晨往床上一睡竟至陰司去了下午方醒大叫道母親吓茂林之言不錯

母親請聽

戴元貴睜開眼將母喊叫
我時纔在陰司驚駭不小
皆因我不信神纔有顯報
到今朝無奈何暫且睡覺
那時節我正在驚慌不了
忙扒起走不遠一座紅廟
青臉鬼扭上堂要我跪倒
見官長多威嚴非凡相貌
左邊的穿白袍紅纓大帽

為見的從今後不敢逞才
纔知道善惡報不差分毫
像有病不爽快時冷時燒
真真的好奇怪如履雲霄
見老人穿紫衣推我一交
那內面在審案胆戰心搖
用兩手懲我肩不能伸腰
下跪的無數人暗地悲嚎
就像在落口供一筆滔滔

右邊的穿藍袍在察名號
只聽得那官長開言便道
在陽間不信神由你執拗
命判官取簿子從頭細表
母親吓判官將簿子一看上面寫戴元貴癸巳年四月二十九辰時生壽元三十六歲善惡各半又察前世先惡後善

手拿著生死簿仔細觀瞧
戴元責你不知陰曹律條
到陰司看一看果報昭昭
察前世與今生如何根苗
那判官察前世根緣頗好

陝西省為知府許多逍遙
前半生不行善污泥包糟
倘若是不回頭焉有今朝
那時節發善心修廟修橋

我前生本姓王名喚有道
實受了鳳翔府貪贓愛寶
幸喜得六十八還鄉告老
又濟困又扶危逢人化導

纔能够轉人身難免苦勞

他言道我母親善心實好

感動了竈王爺顯化數遭

使茂林還陽轉以彰果報

為甚麼不信善侮慢神曹

豈不知事父母順者為孝

悖天心違母意這等滴澆

精壯鬼命四位前面引道

要我看各地獄方纔肯饒

那時我問鬼哥此是甚麼地方

聽大驚道難道我就死了嗎哀求送我還陽

四人道送你回去不難必遊過地獄方準回去鬼卒引到後面乃是二

重甚是

忽抬頭見鐐環極多無比

凡男女解到此都要剝皮

一個個掛上去哭聲震地

猶如那剝蝦蟆不差毫釐

將人皮丟在地惡狗搶去

吃的吃摠的摠杳無踪跡

問鬼卒這刑罰從何而起

鬼卒說在陽世無端橫逆

或明瞞或暗騙奸詐百計

或強取或強求毫無止息

因此上將人皮盡行剝去

罰來世變牛馬照樣還席

還有個美貌女尙無年紀

身穿著繡蔽衣甚是整齊

又坐的四人轎來到此地

那惡鬼拖出轎斷不肯依

將衣服摠爛了又上刑具

只剝得血淋淋慘不忍提

忙將那黑馬皮與他披起

但只見往後跑不知來歷

鬼卒說這女子造孽無比

他本是好根緣名門愛姬

都只為迷失了不知大義

助丈夫行暴虐擾害羣黎

因此上受慘報將罪來抵

罰來世變畜牲不得安逸

母親見過了此地又至三重

我只得隨鬼卒又往前進
刀山上人無數實在可憫
那時節行到此站立不定
鬼卒說這些人廉恥喪盡
養育恩全不報疎懶成性
母親呀兒看罷之時
又到四重越發驚人
又只見用火燒越發可憐
哭的哭喊的喊好不寒心
不忍見不忍聞臭氣薰薰
鬼卒說你不知道這段元因

他引我到刀山去看一巡
山脚下血成河胆戰心驚
又不知犯何罪受此慘刑
或孀婦或幼女無端犯淫
因此上定罪果實在不輕
行過了刀山獄鬼卒前引
將人犯俱綁起一言難盡
一霎時惡烟起喊叫救命
又問道這慘刑如何制定
在陽世不耐耐好發火性

因此上拿他來決不容情
抬頭看那一旁抽腸剜心
筆尖尖殺死人其罪匪輕
第五重磨子推真真難敘
那惡鬼兩三轉實在容易
問鬼卒這刑罰是何律例
那一旁用刀鏹難以枚舉
刀一舉成兩截血流滿地
問鬼卒這刑罰所為何意
母親吓兒過了五重
所見越發驚異了

鬼卒說這等人不必憐憫
這些人在陽世良心喪盡
母親兒看罷之時走
至五重越發難言
將鬼卒倒逐起好不慘悽
看看的成肉醬鮮血滴滴
鬼卒說在陽世百般忤逆
但只見好傷心痛哭流涕
那惡狗將心肝亂搥亂喫
鬼卒說在陽世拆散夫妻
猛聽得道鑼响非同見戲

見前面一官長無數人役

仔細看多威嚴大有關係

牌匾上書大字巡查地獄

那四人見官長慌忙前去

在轎旁忙拱手深深一揖

官長問道你等到此何事四人答道領了閻君之命引戴某遊看地獄又問此人善惡如何答云善惡並行那官長抬頭一看就像與我相認說道緣來是你隨我前去正行之間見一黑洞陰風慘慘甚是窄狹鬼卒說乃是黑暗地獄摩了一會忽見亮光走出洞來又是一番光景

猛抬頭見一座大雄寶殿

上寫著四個字萬惡滔天

有鬼犯穿心窩鎖的鐵練

只喊叫要救命慘不忍言

問鬼卒受此刑所為那件

鬼卒說在陽世造孽無邊

又好賭又好嫖不聽人勸

總總的鎖不住意馬心猿

因此上穿心窩將他磨賤

罰來世變牛馬定要人牽

往後看地獄多不忍觀見

求官長要還陽侍奉老年

那時哀求官長定要還陽官長遂命四人送歸緣路過了黑暗地獄見無數餓鬼前來攔路

正行走那餓鬼將我扭定

蓬著頭赤著脚不像人形

他定要買路錢不許前進

是王侯是公卿決不容情

我正在為難處沒有路徑

幸蒙了那四人與我調停

四人上前勸道要我將我放開慢慢調停餓鬼方纔不吵四人道陰曹例規斷不可少既無銀錢何不借貸我答云分文俱無

又無熟人如何是好。四人道：現有銀錢可借，於是寫帖着人前去。不多時來了二人，衣冠整齊，像是官員一般。

他二人見了我躬身施禮。我上前稱不敢，即忙屈膝。

因問道：二官長從未相遇，緣爲何認得我不知來歷。

那二人忙回言不必疑議。蒙公爺前世裡多方提攜。

在門下當師爺把我抬舉。與我等捐官職毫不吝惜。

我時常要報答不能遂意。聞公爺在爲難特來効力。

他二人問道：公爺緣何至此。見將茂林與我慢神褻竈之事說了一遍。二人道：陰曹果報絲毫不爽。公爺回到陽世，只要勸人敬禮神明，司命一家之主，切忌不可侮慢。說了一會，問我要銀

錢若干。我言家寒難以借貸，還有別路可歸否。衆人一想，叫我等候一時。他們前去求情。少時二人手執一票，吩咐快走。從旁門而出，見一紅門，甚是高大。衆人喊道：開門！那城上鬼卒即忙施禮。道要有頭殿路票，方可開城。那一人將票一舉，哈哪一聲，城門大開。只見飛壁陡崖，無邊無岸。二人道：公爺快走，可以還陽。我言道：寸步難移，如何能行。只見青臉鬼怒道：你到底走是不走。我云：實在難行。惡鬼大怒，上前一掌推至岩下。睜眼一看，誰知還在床上一身冷汗。母親吓總要敬竈，爲兒再不敢糊言亂語了。

戴元貴說完了真心悔悟。從今後禮神明不敢疑狐。

總總的要敬竈一家之主 逢人講遇人說不惜工夫
在陰司親眼見百般苦楚 愿世人莫疑惑總要信服
若非我有前緣那有救度 豈不是墮地獄一命嗚呼
勸大眾齊修善同登覺路 切莫學張茂林竈前穢污
我哥哥性情拘也遭神怒 到陰司受刑杖親口說出
一個個遭譴責彰明較著 纔知道天地間報應最速
因此上作成歌從頭細訴 以我等爲榜樣免墮三途
冤孽現報

人生在世無論富貴貧賤、定要行好事、說好話、聽天安命、自有
好下稍、如其不然、忘了八字凡事以忍爲能、忍作殘害、恐終無

好結果也、請說一段奇案來、大家一聽、咸豐十年、湖北所屬荆
門州老山凹潭邊集、有一人姓高名大祥、年三十五歲、妻李氏
性悍潑皮、惹着他、罵三五七天不住聲、時有呼爲母大蟲、是以
無子、大祥有胞兄大謙、年四十有餘、嫂王氏、獨生一子名學琨、
一十三歲、還聰明伶俐、從先生楊國忠讀書、一日放學回、忽向
其母要饅饅喫、其母苦於無饅與之、其嬸李氏、乃無兒之婦、平
素忌妬王嫂有子、恨不得學琨早死、與自己一樣無子、纔好適
見姪兒要饅喫不止、便起歹心、向嫂王氏曰、姪兒不聽說、可推
蕎麪作粑與他喫、王氏果如其言、學琨不惟不喫、反啼哭不止、
李氏又向其父大謙前尖嘴曰、姪子年紀不少、蕎粑都吞不下、

這樣刁嘴，後來還要賣田賣地，喫哪大謙，聞言大怒，將學岷打了一頓。李氏假爲勸解，把姪兒扯到房裡，李氏故意將門環搖了幾下，若指點他，上吊然出來，將門隨手帶攏，又戲之曰：「姪兒日後還要做人的，今爲喫喝小事，竟被你父飽打一頓，是我還無臉見人了。」學岷一聞嬸娘之言，越發忿氣，就挈其父所餘的彈花弓弦掛在門環上，自縊而死。時李氏明明聽見訇氣之聲，而不說明，大謙緩了一會未聞其子啼哭，推門一看，見孩兒已死，大叫不好了，遂與妻王氏抱兒慟哭。

一見了學岷兒懸梁自盡，只駭得爲父的吊了三魂，母哭一聲學岷兒這樣絕情，不由得爲娘的如刀割心。

父 你嬸母他說你年紀非輕，故爾我纔打你，免你刁蹬。
母 你嬸母來護你推進房門，難得說有歹意害你殘生。
父 早曉得小孩子這大氣忿，悔不該聽嬸言激發怒噴。
母 早曉得爲着糲便把命傾，悔不該聽嬸言拿與你吞。
父 兒很心何不學叔教爲人，見怪蛇且怕死，丟了母親。
母 昔有個韓伯俞受杖歡欣，兒爲何經父打，就將命拚。
父 我命裡艱難的是這子星，望一子如心肝，撫到而今。
母 因這點小事情送了性命，只恐怕無後代，絕戶斷根。
此時大謙夫婦悲哭不止，那李氏在旁見遂了自己忌妬心事，暗地懽喜，面上却要掩旁人之目，也故意哭了兩聲，正是：貓兒

吳老鼠假作慈悲於是大祥急請人將姪子埋了誰知到了夜間小兒冤魂不散在屋裡叫喊起來他父親以為兒子活了忙點燈起來看不見形影不覺傷心大哭昏迷倒地大祥方要跑進房內喊叫過來李氏忽暗暗攔住道不必喊他等他睡一時自醒了縱不然萬一他死了我們養嫂嫂一生就是大祥平日懼妻强悍不敢違拗也就不去喊過了一會大謙竟至咽喉氣硬而死王氏見丈夫哭死越發傷慘乃抱頭痛道

哀哉哀哉真可哀 喚夫君速速醒來 我兒一死痛心懷
不料夫又赴泉台 一家骨肉兩離開 呼天不應意難猜
父子鬼門同等侍 斷不改嫁與人偕 當時李氏見大謙已死心中並不憐憫惟

其弟大祥還念手足之情亦大哭道

父母生我二人 如手如足之情

自小朝夕難別 一旦哭子亡身 弟本中年無子

與兄主孝何人 王嫂弟當看顧 吾兄不須掛心

從今零丁孤苦 雖有朋友非親 奉勸世上人等

莫把弟兄看輕 今我哥哥遠去 使弟獨行煢煢

高大祥哭了一會便與嫂嫂商量葬事隨央其妻早些做飯款待道士與抬喪人等李氏惡言答道是你的哥哥與我何干管你送葬不送葬喫飯不喫飯大祥聽妻如此說話舉手要打諸親扯開旁人因幫辦酒食送葬及至回靈安位不料姪子陰魂來家拋磚弄瓦打到李氏身上門扇板壁鏤鏤鏤盡行打破

李氏手執桃條越打越怒李氏見勢駭然速請和尚來治陰魂打傷和尚歸廟三日而死彼時里中有人作歌歎息和尚云

和尚和尚 佛法甚廣 妖魔鬼怪服你手

阿彌陀佛 為甚麼 一朝把命喪

想你們 喫牛肉 喝燒酒

三規五戒全不講 無常來把廟門上 看禿頭且沒主張

自己也會隨地獄 焉能接引人 往生西方

勸世人 還是存好心 不昧天良

守本分 不動妄想 自然生死安康

神人共賞 何必聽那和尚話 反受其殃

又說高大祥見那和尚不能制服於是跪請讀書明理品行端方之士子來家誦了幾天經方纔安靜了一些時誰知俗語云最毒婦人心果然是真那李氏心中暗想嫂嫂的丈夫兒子都已死了若是將他賣與人去一則可以得絕嗣產二則得了家業也可以寬餘家用有何不可但恐丈夫不肯依從不免設下一計對夫言道

請夫君聽為妻細說端詳 為的是孀居嫂孤苦難當

既無夫又無兒終無下場 每日裏在房中啼哭淒涼

倘若是我有兒過繼撫養 奈夫君三十五生育難望

你留他長守寡畢竟心傷 到後來恐怕的出醜浪蕩

到不如勸王嫂再醮無妨

他或者當你面羞口難放

我助夫訪人家暗嫁別方

却說高大祥心雖在忠厚一邊也是個無大主見的人聽了李氏一番好言亦以為說得有理便勉強把王嫂賣與江南客商去了不料姪子陰魂見母賣與別商冤恨更深乃在陰司告狀領了冥王勅旨竟來白日現形將李氏扯出門外口中先築沙泥後築牛糞大祥忙了又請道士改扮賣嫂之過客那道士覺自己道法高妙手執法劍驅魔逐邪與陰魂比武却被陰魂拋磚打傷頭腦扯碎經卷道士無法可施抱頭而跑歸家去了彼時里中又有人作歌歎息道士云

道士道士原是火居子

說天堂講地獄這個是實

究竟善善惡惡

陰曹有個掌簿司

解罪消愆

若這靠做幾天法事

這就是有錢者該生

無錢者該死

口念天尊跪請啟

就該清心寡慾

恭敬致志

為甚麼糊糊塗塗

認不得幾個字

公然披起一件花花衣

念咒捏訣

假做些降魔作怪樣子

口裏混念眼睛邪視

貪的是財利

愛的是酒食

奉勸世上人

多多行善事

閻王把你敬之至

何必請道士

不信春

他撞着鬼也還無法使又說李氏用道士也不能制服只見那陰魂攏來厲聲罵道你這惡

婆娘須將忌妬情由毒恨心事一一從頭說來眾人聽聽你若不說我就要割你嘴李氏道姪兒我說我說

我李氏本無子

忌妬愿姪早些死

因此上隨甚事

你母面前把嘴使

那一天放學時

回來就要磨磨食

叫你母作些苦蕎粇

與你吃是實李氏住口不說那陰魂又

罵道惡婆娘你怎不說不說我要割你的舌頭李氏道姪兒我說我說

苦蕎粇

你不要我說好

兒也不小

這般樣想喫好

看你長大如何稿

我當時冷言巧聳動

你父來起躁

扯着你假開膠

打罵都是我唆才那李氏又住口不說陰魂又罵道惡婆娘你怎又不說了我剗你的眼

睛李氏答道我說就是

叫姪兒莫駭婦

我將你死說元因

房門內藏你身

你搬門掇我帶門

激起你來吊頸

我在外面聽响聲

拿弓弦我知情

任你氣絕赴幽冥李氏說到此處在旁聽者都說好毒心好很心那李氏又住口不說陰魂又罵

道惡婆娘怎麼又不說了不說就要剗你的眼睛李氏答道姪兒饒命我再說

叫姪兒饒我命

將你父死說分明

父親哭咽喉哽

攔阻叔父莫喚醒

因此上你父親

一氣不轉命歸陰

這是我很得心

惟願你父把命傾

李氏說到此處

眾人都說害死了姪兒又要除脫伯爺實真心毒李氏又住了口陰魂又罵道惡狗你就沒得說的了不說我要破你的肚子扯你的腸子李氏答道姪兒饒命我再說來你聽

我將葬父事說明

貞棺木置衣衾

我叫不用多錢文

送葬時偏不肯

燒火辦飯把身親

這是我刻薄心

再無一點弟兄情

陰魂道你這惡婆娘可惜我叔父未曾打到你惡狗還你快快把嫁我母親事

說出來大眾聽若是說慢了將你到吊高杆只分百塊李氏駭忙了答道姪兒饒命我快說就是

叫姪兒饒我命

快快說你母事情

你的母守孤靈

晝夜啼哭不安神

聞聽哭惱我心

是我設計害他身

在叔面說假心

姐姐年老無後程

我假言最中聽

哄動叔父變了心

四到處請媒證

強賣江南一客人

你田地我種耕

房廊屋宇一口吞

這是我說真情

以外無有半言明

陰魂道

婆娘說了真情難道我就饒了你嗎還是不饒你你將你魂魄追了附體說與大眾聽聽陰魂便附體說道

一不該使母親苦蕎做粍

二不該使父親毆打於我

三不該做指點弓弦吊着

四不該攔阻叔任父氣落

五不該懶燒火存心刻薄

六不該勸叔父賣母別個

看起來這些惡怎能容過

追了魂附了體看你如何

陰魂附體說罷扳東扳西吵了一番方才退位李氏魂仍歸身那陰魂又說道惡婆娘我既放你還陽更要你脫衣而喊你喊是不喊李氏哀求答道姪兒我願喊我只不脫衣陰魂道你不脫衣我又追魂附體而喊李氏說姪兒饒命我脫衣而喊就於是日將衣裳盡脫了喊曰姪要我脫了衣四鄉喊着我只得不顧臉喚人看我

不學我惡婦人妬忌起禍
勸世人愛姪子真心一同
勸世人凡說情實心解脫

不學我惡婦人要把姪毒

勸世人姪有錯好言說破

不學我惡婦人故意刁唆

勸世人伯叔憂厚情看顧

不學我惡婦人任兄氣落

勸世人有喪事同心辦作

不學我惡婦人懶管喫嗑

勸世人有寡嫂扶助不錯

不學我惡婦人使夫嫁脫

勸世人賣絕嗣超度方可

不學我惡婦人盡吞不吐

到今日纔知得報應難躲

求冤魂放了我親拜墳所

請高僧與高道法事周妥

七日齋我參拜不敢怠惰

陰魂又道惡婆娘難得你許了齋醮我就饒你嗎還是不饒你的定要將你魂魄扯到閻羅天子面前聽斷定罪纔等你還陽

還陽之後又要將我家產賣來散給貧苦親鄰又要你拿出自己錢財每月請宣講以勸化世人我還來聽宣的若不然我仍然出世現形把你磨得七零八落苦不可當矣言畢果將李氏扯到陰司去了李氏還陽對夫大祥說駭駭駭人我去見了冥王冥王拍案大怒說我心腸太毒待死後十殿受罪畢發往爬心地獄萬劫難復人生若你還陽勤聽宣講痛改前愆尙可不短其陽壽且命我回陽定要把罪案偏傳與陽間人聽勿得隱瞞不說似此實真駭殺我也李氏說罷大哭大祥亦哭於是立志行善急請宣講家中亦自此安然矣此近日冤孽現報也聞者慎勿以爲虛言當時老山凹有宣講士子親見其事因作七

言律詩一首以勸世云

混世光陰數十年 人生何苦壞心田 養成忠厚咸宜爾
用盡機關獨枉然 舉念欺人歸黑案 當頭照我有青天
請看李氏無良婦 生死從今一孽冤



